

東度記

上海古籍出版社

古本小說集成

《古本小說集成》編委會編

東
度
記
三

〔明〕清溪道人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新編東度記卷之十一

引記

世間好事豈難成

只把良心道義明

兄愛弟恭家業盛

民安物阜長康清

妻賢夫禍何由起

子孝親心自順平

遺子一經休逞富

何愁後代不簪纓

第五十一回

阿諾享見成財產

大神送麒麟佳兒

話說尼總持聽得李大老被劫之日於靜定之初依仙宮之言乃念了一聲咒語忽然光中現出一宗文卷到他日裏看了便知盜劫金貨終還他祖先占奪之族此乃對

症藥不。這果教根因。空塵。若不是原歸了他這種根。因便還有鼠精鴈怪之報。所以尼總持見了誅心冊籍。便有這誅心之論。李老解救後患。全在於此。却是甚麼對症藥石。且說這盜。乃是村沙中。那幾個豪俠惡少。只因李阿諾。良善貧苦。屢求李老助濟。李老豎執不肯。又且盤筭。生利剋衆成家。親友憎嫌。奴僕埋怨。故此起了這番劫掠。幾個惡少。得了金寶不分。乃託了一個毫俠。把這金寶。逃出遠村。買田治地。立起一個家私。約有數月。豪俠乃設備酒席。邀請田隣地友。坐間說道。小子原係某村沙人。弟兄兩個。共承父遺田產。金寶相等。某弟在家守着田產。小子携

得金寶出外經營。想起經營不如治產。故此治了這些薄業在此。原與我弟相約輪流彼此互更管理。今小子在此數月。想弟尚無妻室。株守家園。不知外方風景。我意欲與田隣地友結一婚姻。若有女未適人者。願將舍弟送爲門婿。這治的田庄料可供以資生。當時田隣中就有一人道。小子家有一女。一向雖婚。今已二十五歲。不知令弟可配得。豪俠道舍弟三十之年。止宜匹配。當煩地友爲媒。聘定五禮俱備。豪俠又招得奴僕幾人。俱各分付停當。乃回鄉村。把這事情盡與舊夥說知。却到李阿諾家來。只見阿諾困守在家。毫無怨族之言。豪俠乃說道。足下困苦至此。何

不在外。投託人家。做個門婿。以過日子。阿諾笑道。小子家無立錐。囊無半釐。誰家贅我。豪俠道。小子正爲此事來講。我見足下。少年老成。謙厚守分。今有遠村。一個富戶。有一女長成。意欲招贅。個老成女婿。儘有些賠嫁粧奩。已薦了足下。若是足下肯成。這個親事。小子便是個媒人。阿諾笑道。可知甚好。只恐無此事理。豪俠道。我已說明而來。只要擇個良辰。足下辭了親隣。不必說去爲婿。只說出外謀求些生理。阿諾大喜。信實。便擇日辭別親隣。說在家沒些道路。今且出外謀些生理。親隣听了。也有笑的。說道。一個貧漢性。又愚拙。求甚生理。也有信的。說道。貧守在家。到不如

出外尋個頭路。可嘆人情薄惡。若是個富貴人。出外送行。餽贐的親隣。也不知多少。一個貧漢。出外問。也沒一個人問禮。也沒一個人禮。這阿諾隨身打扮。行李那有半分。都是豪俠與他治備。並無一人知道。悄悄離了家門。來到十里林中。只見一個村鄉酒肆。酒帘高掛。豪俠看那酒肆。

冷清清竹籬茅舍。靜僻僻村店酒家。客不來。主不辨。犬也不吠。烟不出。火不入。筩也無些。但只見四座空閑。塵灰滿案。當爐閑坐。與酒保敘話。磕牙。

豪俠見酒肆靜悄無人。乃邀阿諾。到得屋內。坐在個空閑座上。叫了半日。釀了一壺。不冷不熱酒來。鋪上兩碟。隔年

經歲的小菜。豪俠豈是不去高樓美館。只因靜僻。好與阿諾說這一番情話。二人坐下。豪俠乃釀了一盃淡酒。悄悄的說道。阿諾足下。事不說明。你却怎知。今我約你出外。只因你族李老刻薄。我輩久聞他祖上。與你祖分析家產。倚強占奪。今他積有富饒。你獨貧困。聞知你屢屢求助。他分毫不肯。因此我等起了一個義舉。轉了幾貫錢鈔。托我小子在外。一則經營些利鈔。一則擇便益田產。治辦些家私。今在遠村。又行了聘定一個女子。與足下成一房妻室。如今你到那裏。只說是我兄弟。一向受分田產。在家管理。原約半載。與我更番掌管。李阿諾聽了這話。宛如醉夢。想道。

向來也如此。一班豪俠少年。義氣結納。救人之急。濟人之難。但我何人。有何才藝。他們相待如此。只得滿口應承。道承君周愛至此。有何德能。敢當其愛。當下二人。還了酒鉢。直到村間。果然親隣來接。奴僕歡迎。豪俠把田產文契錢鈔帳目。一一交與阿諾。又叫奴僕見了二主人。只見吉日。村隣擡了個女兒。過門與阿諾成親。三朝畢日。豪俠辭去。阿諾只得備辦酒席餞行。遠送幾里。阿諾終是心疑。看着豪俠說道。某自揣度與兄長何緣。何德當此厚愛。然心竊疑實不自安。或者兄長有甚見託死生之處。願長兄明言。不然使小子終身不得明白。豪俠聽了。怒色起來。道見成

家私。妻室僕從都讓了你。又沒甚生死相託。只爲你家有
不義宗族。叫你這良善受屈喫貧。故做此一番事情。你疑
的也是無因而至。匹夫仗劍。我實與你說罷。只要你謹慎
受用。乃於袖中。取出一個封袋兒。內有一簡帖。叫阿諾回
家。自看當時兩相分袂而別。阿諾那裏等的回家折封。隨
望豪俠去遠。乃於靜樹林中。拆開封袋。乃是一帖。上有四
句五言說道。

義氣爲伊發

金貲有自來

臭名甘柳躡

總是族家財

阿諾看了。驚汗夾背。道呀。原來族老被劫。乃是這一夥惡

少。雖然你是義氣豪俠。做出來。你那裏知。陷了國法。不赦之。條。陷了貧人不義之罪。此事如何做得。我如今欲首出。則傷了義氣之人。欲安受。則恐惹出滔天之禍。欲逃而棄去。又坑了人家女子。帶累奴僕受傷。千思萬想。到了家中。坐卧也不安。無可奈何。只得暫享見成財產。此便是李大老對症藥石。却又怪李老非中心悅而誠服。把金寶助濟貧族。却是豪俠輩劫奪出來的。他這一種怨恨心。終是那鼠齧猫蹙。報應在那奴僕欺弱主。後來李老物故。三子幼而受僕欺。僕欺主。而報應又最大。此在祖師離庵東行之後也。按下不題。且說牝鷄陰畜也。雄鷄陽畜也。雄鷄

屈

半夜子時，陰氣消，陽氣發生。就如雲從龍，風從虎，以類相感。故此公鷄於陽生啼鳴，豈有公鷄不叫，母鷄早鳴。人家母鷄晚啼，早叫。智者就指爲陰氣太盛，主陰人旺相。不知的，便把他爲作怪，殺而食之。還有公鷄生類，母鷄一時啼鳴，人不能知也。疑而殺之，可嘆鷄雖籠中物，憑人宰殺。只是偶以生相適遇，必然之叫，遂遭刀釜。仁人也當存一個不忍之心，造一時活生之福。却說這海潮庵後，有一個人姓張名朶，娶了一個妻室，喚做花娘。夫妻兩個耕種爲生，侍奉一個繼母。張朶到也孝順，每每繼母要衣要食，張朶一一奉承。這花娘雖是面奉，心裏却有幾分不悅。一日繼

二
跪便

母要一件衣穿。張朶一時錢鈔不便。口雖應。却遲了數日。繼母便怪怒起來。惡言惡語。况罵他夫妻兩個。張朶聽知。作作雙膝跪在母前。說道。兒知母要衣。豈敢不買。只因連日手內無鈔。故此遲延了幾日。自知不孝之罪。願母明明杖責。以消了嗔怒之氣。我想父去母存。守一日之節。卽靠子一日之養。老人家使你氣惱在胸。兒罪怎解也。繼母見了。冷笑道。你是肯買的。只是聽了花娘言語。故此遲延。張朶答道。並無聽信花娘等情。只這一句答應。便把那孝道減了幾分。當時張朶只該聽母要衣。便去買做。一時無鈔。明告之母。只待母怒罵之時。方纔跪稟。且母怨媳言。平日

也該察妻不孝處。輕則稟母責罰。重則割恩離異。豈有爲妻回互之理。只因這一回互。就見其平日。雖是不聽。必有不能使姑媳相和之處。姑媳少有間言。古怪古怪。家道偏生不濟。遲了幾日。衣服雖買了布帛。做就奉母。只是母心終是不悅。一日張朶見耕種艱難。日食窘乏。這花娘咕咕噥噥。怨貧道苦。張朶心焦。一日聽得空屋中有人說話。張朶疑有賊人。急走去。只見兩個黑影子似人形。閃爍不見。遂疑惑。懷着鬼胎。乃與母計議。遷移到個南北交通的地方。安歇。往來客商。這個生意也。只淡薄度日。但說人家親母見子淡薄。便百凡省儉。便是忍饑受餓也。無怨言。就

是有一等惡狠的親娘，好喫好穿的婦人。見親生子媳，艱難也存個哀憐之意。只有這繼母，他既與子媳隔着一個肚皮，便就有三分異念。有一等賢德的，不好穿喫，存心仁厚，念後夫之子，卽係親生，更加疼熱。不幸寡居，便隨着子媳，濃淡度活。却有一等不賢的，不是又思別嫁，便是勒指子媳，將沒作有炒隣，啞舍世間男子。漢或中年，或老年，既有子媳，不幸喪了妻室，只當忍守，鰥居萬萬，不可再續。繼室這繼妻，便是賢，能有幾個兩相諧老？或是生了子女，他便有前妻後妻，親疎相待。或是喪了一個，又嫁一個，空惹了一場笑話，留與兒女們牽個頭轉。且是這不守夫節的。

婦人喪了丈夫，便聽信媒婆，晚嫁一個後夫，寧有幾個好男子。漢家私，豐盛人物，情性過似前夫，得終身倚靠，有一等最苦的事，也是他不死守婦道，要去嫁人，說起這苦有幾句。

真可笑 婦人不知守節操 喪了前夫嫁後夫 幾般
苦惱向誰告 非親兒 幾人孝 不賢媳婦情偏拗
奴僕都是先進門 能有幾個聽使叫 有私囊 多
寶鈔 大大小小還歡樂 若是無依投託人 粧奩
衣飾沒一套 伸手縮脚臉面羞 再加後夫無才貌
進門兩日過三朝 哭又難哭笑難笑 親戚隣舍背後

談 精精話苦這再醮

却說張朶繼母也只因喪了前夫晚嫁張朶之父不幸又喪靠着張朶雖然賢孝無乃媳婦性悍張朶不能鈐制過惡雖是婦人罪却坐於家主一日炎天母思冰水張朶處心向山後一座小神廟前一個清水池中取水供母適遇着小神在廟檢察這一坊的善惡人戶有鬼判進卷文冊小神展冊一一看閱註着張朶孝母只不該縱容悍婦與他回互欺母看了這卷欲要獎賞他孝却又有這一宗過失欲要加罰於他却又筆沒了這孝正向鬼判躊躇只聽得空中鼓樂又見彩旛迎送麒麟佳兒小神飛步到空一